

✓ **ORER** 9299-7928

80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十
二
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二

經濟編

治類

賞罰

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
 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
 可為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賞罰之柄
 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
 彰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
 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

哈佛大學哈佛東京
 圖書館珍藏印

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姦偽賊亂貪
戾之道興。久興而不息。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
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郢人之以兩版
垣也。吳起變之。而見惡。賞罰易而民安樂。氏羗之民
其虜也。不憂其係纒。而憂其成。不焚也。皆成乎邪也。
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賊民。呂覽義賞篇

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
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
得其處而安其產。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
祿之所加。知主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則親疎
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爲用矣。晉文公反國。賞
從亡者。而陶狐不與。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
陶狐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
吾以爲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爲次賞。排
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爲未賞。三者所以賞有功
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爲首矣。周內史
典聞之曰。晉公其霸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
其當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變羣賢。不說自匿。百姓
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羣臣與民從。
鄭所之塞。右主然所塞。弗入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

勉去疾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與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公以爲然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罰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此

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

當賞篇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狗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狗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狐偃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

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况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城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郟罷朱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上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是以虛士正名於內而談者為畧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故實有所

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非制
分篇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責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

戰如責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守道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竿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明年之請以頭

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勸人矣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臨戰而使入絕頭剝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羣臣左右諫曰夫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

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王欲治而不聽之不祥
因載而往徒獻之

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
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棄殺傷奔北軍
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
手身居書辭之列名陷澆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
不穿札生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
籍累世之基業或由勲伐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
嘆而已文之衰也行爲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
祿老死凍餒之地擠之以散冗斥之于外任不復省

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
列捷聲已振于萬里姓名未達于九重豈不悲哉文
不因于行藝武不因于材力乃有溫溲溺之器以媚
黃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况時君幼主有宴
樂玉堂從禽豐草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
于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于封賞且國家
以五岳四瀆爲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
道也今廝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
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
思用力以在位者爲深恥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爲亂

蔡襄賞論

慎爵賞

漢金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卧起
賞爲奉車建尉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
軍曰金氏兄弟不可使俱兩綬耶光對曰賞自嗣父
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
有功乃得封侯

唐肅宗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
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柰何對曰古者官以任
能爵以酬功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害非財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曷使祿山有百里之國則
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日上計莫若疏爵土
賞功臣則雖大功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
難制哉上曰善

宋呂誨請罷韓琦等轉官 臣伏觀宰相韓琦等轉

官制辭皆賞先議建儲之功於體似未爲便宜儲貳
者國家之根本根本未立大臣不言誰其言之蓋其
職爾豈得爲功言之者是公於天下而賞之者私於

已也且漢史載文帝豫建太子但云有司所請不顯其人訖景帝世不聞賞建言者誠有旨哉自至和而後先帝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無慮百十人可盡錄其功賞之耶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蕃乃前世未聞之事也大庭宣揚是以爵祿誘人妄者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得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乃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護者皇太后之功也群臣何益之有借使臣下不言曆數何所歸乎貧天之功以爲已力古人羞之琦等豈無是思臣所以願陛下不賞者爲國家無窮之計唯聖智察焉

名分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
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權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二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

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螻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螻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使

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母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纍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

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尸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滅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

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滅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節密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亂。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韓非難勢篇

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御忠。

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操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於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功

名篇

古之人口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

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淺深矣。觀行篇

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孟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

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呂覽慎勢篇

大局清老
勢漢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勞。不能爲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則重。緩則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戶之運也。車之

馳也。弩之圓也。矢之激也。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勢也。兵奮寡可以走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爲然。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鍵。制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

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豈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

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難安，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與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閔隱如雷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為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規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目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

爲人終莫敢感路馬之芻觸圍兔之毛也。鉞頓關紐，嬉弄機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略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它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翩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不能匱壞也；朽壤生乎中，齧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蠹漏也，然而其剝也，亦有漸矣。在

後聖特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畜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縱肆奔悍於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以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卑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

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
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

清臣
勢原

變法

趙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且昔者簡子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

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鄙，非社稷之神靈，卽鄙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

趙燕後，胡服王令讓之曰：事主之行，竭意盡力，微諫而不譁，應對而不怨，不逆上以自伐，不立私以爲名，子道順而不拂，臣行讓而不爭，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義者，國必危。反親以爲行，慈父不子，逆主以自成，惠主不臣也。寡人胡服子，獨弗服，逆主罪莫大焉。以從政爲累，以逆主爲高，行私莫大焉。故寡人恐

親犯刑戮之罪。以明有司之法。趙燕再拜稽首曰。前
吏命胡服。施及賤臣。臣以失令過期。更不用侵辱。教
王之惠也。臣敬循衣服。以待令甲。

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亡其功。一人
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矣。萬人之作。日
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
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
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觀之事。大衆而數搖
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傷。烹小鮮而
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韓非
解七

篇

魏尚書何晏等。明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
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夫
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
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
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
致也。

鄭俠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再。卽乞斬臣
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觀圖。長吁數
四。袖以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日遂命開封。體放免。

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發常平倉三衛其熙河所用
兵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
保甲並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謹呼相賀是日果大雨
遠近沾洽

霸略

齊桓公 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
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
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
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
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

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
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瀆
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
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曾
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
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
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
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
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
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嚴公曰若

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軍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梁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

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竭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爲民紀。統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哢。其事易。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

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
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
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
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
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
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豸振旅秋以獬治兵于是卒
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旣成令勿使遷徙伍之
人祭祀同福歿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
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
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處居同樂行同
和歿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
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
之君莫之能禦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
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相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
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相公親見之。遂使役官。相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詢言。是以補官之不善。政相公名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以爲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

得而誅也。政旣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爲善。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也。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訐。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陸阜陵墜。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

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及及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騁頰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名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相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相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鬚盾一戟小罪贖以金分宥開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

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擣試諸壤土甲兵大足卽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文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設泝乘桴濟河至于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吳南城周反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

張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相
 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二君殺成國絕
 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
 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選具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
 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
 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皆知桓公之為
 已勤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
 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
 幣縷纂以為奉鹿皮四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
 而歸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

諸侯既許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故又大施忠焉可為動
 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
 稍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
 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築渠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
 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
 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
 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惕焉文事勝矣是故
 大國慙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寧戚隰朋賓胥
 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隣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不譽污名滿天下壤可以爲粟木可以爲貨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公曰甲兵旣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后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桓公起行筍簾之間管子從至大鐘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鐘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于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于口而令行乎天下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于口令不得行于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宮中虛無人桓公曰以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于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不救也臣請以慶臣聞之

諸侯爭于疆者勿與分于疆。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哉。於是桓公曰諾。桓公曰寡人已定三君之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侯貪于利勿與分于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以使諸侯使諸侯以縵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此其後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強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于國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之左右無不受重寶。

幣帛者於是桓公名管仲曰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將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燬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堦四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疆而能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內兵田于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

子對曰請興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于楚
 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鄭城宋水為請楚若許則是我
 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
 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于名陵之上而令于
 遇上曰毋貯粟毋曲隄毋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為妻
 因以鄭城與宋水為請于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
 而舍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
 至于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夾兩
 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
 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
 存晉公于南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革之會六乘車
 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鐘磬而復樂管子曰
 此臣之所謂樂也

妙凡霸者
 只做得一
 半故於心
 悅誠服處
 絕不相涉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
 取有所與有所誦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
 幸于權權幸于地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
 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明大數者得人
 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眾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
 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
 眾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

大計存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
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奸佞之罪刑
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攻逆亂之國
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
主不然輕予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
王重宮門之營而輕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
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
之營壘也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
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能

輔時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
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
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
堅而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壘近而攻遠以
大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
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

晉文公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
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
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
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
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
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賔以特牲噐用不作車服從
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晉悼公 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
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

此雖及此豈非天平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
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
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
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
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悼公
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
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噐用時用民欲
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樂厲
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
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

士、爲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兵、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過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驪、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詢言、所以復霸也、楚莊王、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夏、楚子

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

越句踐

越王句踐卽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

曰、大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王曰、爲三者奈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務、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

爲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若。行。之。將。妨。於。國。家。靡。王。躬。身。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二。言。也。吾。已。斷。之。矣。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王曰與人奈何范蠡對曰畢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曰蠡爲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反之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奈何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爲一其事不失

生萬物容畜禽獸然後受其名而兼其利美惡皆成以養生時不至不可疆生事不究不可疆成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所宜而定之同男女之功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開闢府倉實民衆殷無曠其衆以爲亂梯時將有反事將有間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事無間時無反則撫民保教以須之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不亂民功不逆天時五穀稔孰民乃蕃茲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

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柔而不屈疆而不剛德虐之行因以常爲彘生因天地之刑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之是故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爲之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先人就世不穀卽位吾年旣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

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汙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王曰諾。王名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王曰諾。王名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

對曰：王姑勿恠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罔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王名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

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王姑勿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怠，時不再來。天子不取，反爲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縮以爲常，四時以爲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明者以爲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處其野。彼來從我，

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宜。爲人客，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爲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爲牝，益左以爲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王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

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
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
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
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
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
年謀之。一旦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
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
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
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
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

有言曰無助天爲虐助天爲虐者不祥今吳稻蠲不
遺種子將助天爲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
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
鼃魚鼃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諸余雖覩然而人面
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譏者乎。王孫雄曰子范
子將助天爲虐助天爲虐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
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
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及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
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
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楚國矣。王曰

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處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于越國。

法術

交衆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一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

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
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蔽。敗者不可飾。
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
故主讐法則可也。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
心。朝廷不敢辭賤。則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爲從。主
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
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
修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救。入鎔鋸。傅體不
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
而交。無百里之感。貴賤不相踰。愚智持衡而立治之

至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積漸以往。使人
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
夕。故明主使其羣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
之內。韓非有度篇

駁申商有見近於道矣而其持論終不相遠習使之也

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
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
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
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
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
諂。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

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

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矣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百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欲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

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劑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定法篇

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鈞視規，矩繩墨而正太山，使責育帶十將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責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

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

治

太體篇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飾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榆兵而南，則鄣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其

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地削兵辱主
不得意而灰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
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
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捨歲星非數年
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熒惑奎台非數年在東
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
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古者先王盡力於親民加事於
明法彼法明則忠臣勸罰必則邪臣止忠勸邪止而
地廣主尊者秦是也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
幽而地削主卑者山東是也亂弱者亡人之性也治

強者王古之道也越王勾踐恃大朋之龜與吳戰而
不勝身臣入宦於吳反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
夫差爲擒故恃鬼神者慢於生恃諸侯者危其國曹
恃齊而不聽宋齊攻荆而宋滅曹荆恃吳而不聽齊
越伐吳而齊滅荆許恃荆而不聽魏荆攻宋而魏滅
許鄭恃魏而不聽韓魏攻荆而韓滅鄭今者韓國小
而恃大國主慢而聽秦魏恃齊荆爲用而小國愈亡
故恃人不足以廣壤而韓不見也荆爲攻魏而加兵
許鄢齊攻任扈而削愧不足以存鄭而韓弗知也此
皆不明其法禁以治其國恃外以滅其社稷者也

邪飾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効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矯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敵力水炭不合形若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

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用人篇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

斲橋桑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讓。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處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腴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傭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

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
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
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
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
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
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
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
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
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
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

私劔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
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
治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
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
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
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
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
之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
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
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

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容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而信兼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

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

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五蠹篇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

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 安危篇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思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魯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恥母之愛子也

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威。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闕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

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之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以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

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六反篇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

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微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於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

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咎之禍

守道篇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筆指麾而趨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掇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人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日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鮮瘁臞猶未有益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三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而不為仇分人而不謨者惟其道矣故播之於天下而不怠者其惟道矣是以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道安比於山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



會而禹親服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以禹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我弗能勸也故鬻河而導之九牧鑿江而導之九路澄五湖而定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故禹與民士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下以信爲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凌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於得舉然後福可必蓄可去矣

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

武王問於粥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吾爲此奈何？粥子曰：唯攻守而戰乎？同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故曰：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唯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謂

文政矣。諸侯接士而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于行，而由此守而不存，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古而至于今，自天地之辟也。未之嘗聞也。今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唯由此也。爲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子且曰：敢問治有必成而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且對曰：有政曰：諸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興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

八編類纂卷之三
修之以政而興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積而諭之以愛然後能有存也武王曰受命矣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施于無罪不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害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淫慝下不陰害不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然一人有之萬民藜藜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使之唯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亾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

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

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則不以禮節。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成王曰。受命矣。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粥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歿。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鬪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

民免於一歿。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歿。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大過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歿。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四歿。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盈境內。與賢良。以禁邪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者。聖上之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有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審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忠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向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游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臣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表不端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羣臣汙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充耳所以蔽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辜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

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轡。以刑罰爲策。以萬民爲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

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爲轡。均仁以爲納。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君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闔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

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

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于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管子牧民篇

錯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于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于不爭之官

者使各爲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士經篇

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大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數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故

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爲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爲經，得人心而爲紀，法令爲綱，維吏爲網，畧什伍以爲行列，賞誅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鈹耨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鑄莖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攻戰巧矣。當春二月，荻室燠，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爲牲，以麋爲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母殺畜生，母拊卵，母伐木，母天英，母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

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
解仇讐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
官位禮孝弟復賢也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
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
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

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
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
蒼則身蒼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
一令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
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
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
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
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墨子曰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
之譽令問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
有語焉曰一目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

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彊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母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墨子尚同篇

大寒既至。民燠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呂覽

功名篇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
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
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
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
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
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栢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先

篇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

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簡泄不可以得士。故
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故
欲以簡泄得士，辟其猶以弧休鳥也；雖久弗得矣。夫
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
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無易矣。渚澤有枯木，
而國無枯士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
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
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
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
其上者，循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

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以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爲言萌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休焉技能輸焉忠信節

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撰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

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之綱。然後國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以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以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以慈民。居官之道。不過

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以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以試矣。

賈誼大政篇

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國最富彊。夫國富彊而

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慾亾極。民力罷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懣。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疎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

勝先倡天下大潰。絕祀亾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鼂錯對

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

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亾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寃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其二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

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

王莫之肯爲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防壞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亾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亾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其遺

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漢得天下已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夫君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董仲舒賢良策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的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又好用憐酷之吏。賦歛亾度。竭民窮力。百姓散亾。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歿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

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亾應善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旣亾。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

資格自古
為貴但於
資格之中
少有分別
之意其無

少而可久

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
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
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
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
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
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
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
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
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祿德而定位則

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其二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
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
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
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
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
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道者萬世亾弊弊者道
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
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
同非其相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

歟後漢家
一代頗用
夏忠

曰。亾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亾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

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是。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受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亾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敢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

八經類纂 卷之三
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亾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在武帝之
時可作禮
樂而一祠
無且紛紛
惜哉

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大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
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
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

漢徐樂上書

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
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
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
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
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
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

自經於道樹歿者相望

公孫弘以對策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
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
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
所以異也

嚴安上書

昔楚莊王問叔孫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叔
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
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

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
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
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
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
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
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
賈誼以才逐而黽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
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
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
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

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
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趨走與臣僕
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
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
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
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
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
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
陷則與處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
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

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桓譚論時政所宜疏

聞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千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

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間隙一

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啟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
禁化道以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李固對賢

良時務策

桓帝時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陳龜世諸
邊俗拜爲度遠將軍臨行上疏前涼州刺史祝良
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
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斥姦殘
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
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舉隸掃除更始
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

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今中官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
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
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
色克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
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陛下有北辰之尊神
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
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

劉瑜上書陳事

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
夏衣服朝夕廩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

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荀爽對策陳便宜

靈帝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蔡邕上七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

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旣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

虛偽雜穢難得勝言

桓帝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苟悅志在獻替而
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益謂正俗君子以
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
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
也

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
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饑虎牧牢豚遂至熬
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

統旨言理亂篇

仲長

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
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極魚肉百姓以盈其
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
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
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滂
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
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况專之於國擅之於
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
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
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井田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野連於方國身無
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
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
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
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歛。冤枉窮困。不敢
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損益篇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四

經濟編

治類

治道

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
官中分。施行未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
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
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
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悅樂。
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

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諠。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

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

去事簡而
甚確然可
行

克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傳玄上便宜五事疏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為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心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諸

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于事為便。建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莅事。春秋之時。入作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士。尚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并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并

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清公耳。古者親耕籍田以供粢盛。舊制籍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位官。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宣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令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温嶠奏軍國要務其一以為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

管差多最
擾民亦無
益于國

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惟事徵歛。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鴛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為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梁散騎常侍賀家啟陳四事

選曹補擬。宜與眾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况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既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

宜令眾心明白。然後呈奏。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

選上言
四事

遇喜則矜其情于法中、逢怒則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則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失、或議之于小人、其得君子也、則敬而疎、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于小人、刑

罰加于君子、寔與喪所在、亦安危所係、安可以不慎哉、昔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無害于霸乎、管子曰、此極非其善者、然不無害于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人、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簡倫曰、鼓之嗇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伯。者。之。佐。猶。能。慎。于。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唐魏徵時政疏

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于。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爲。妍。媸。何。者。爲。美。惡。望。今。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恐。有。穢。皇。風。今。之。牧。伯。遷。代。大。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旣。懷。苟。且。之。謀。

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

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唐劉知幾表陳四事

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

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擅權而震主。臣伏見

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

忘漢之憂。以杜其漸。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

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

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雖國君不

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昔漢

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

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克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誠宜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黃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無所聽焉。官者五帝三皇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大將不王。兵吏止於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

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職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

夫如草芥。

劉蕡對

臣嘗讀六典左右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諫臣又讀唐書見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又起居郎起居舍人得在天階之下備書王者之言今來諫官寂無聲采設使詔書有所失審制敕而不可行給事中不敢封還而不行不敢駁正其所失給諫既不敢違上旨遺補又不敢貢直言其次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得立軒

陛之間不得紀言動之事使聖朝好事或有所遺而不聞致陛下德音或有不知而不錄加之御史不敢彈奏左右丞今尚闕員又中書舍人是陛下近臣司陛下誥命臣每於起居日但見其隨班而進拜舞而迴未嘗見陛下召之與言未嘗聞陛下訪之以事臣慮其各有所見欲待問而方言各有所陳欲因便而方奏伏乞陛下或詢訪以事或宣召與言冀各盡其誠心兼得觀其器業又今三館之中雖有集賢院書籍而無集賢院職官雖有秘書省職官而無秘書省圖籍臣乞今後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起居郎得以

紀錄言動御史得以彈奏諫官得以抗言左右丞得以糾轄臺司中書舍人得以祇應中書舍人得備顧問則皇猷日新左右丞得轄臺司則風憲益整諫官抗言則陛下聞所未聞知所未知御史彈奏則百僚震悚一人尊嚴起居郎得在左右則盛時無遺國史大備給事中得以封駁則詔勅無誤出政事無錯行臣又每於行路之次見有羈錮之囚荷以鐵枷不覺自駭不知其所犯何罪又不知其囚復是何人臣謹按刑統准獄官令枷杻各有短長鉗鑲各有輕重制度尺寸並載刑書未見以鐵爲枷者也比今州縣

八續類纂
欲答一小罪，繫一輕囚，必詳格文，盡依典法，奉國家所頒之律，遵法寺所定之科，以鐵爲枷，事出法外。

宋田錫論軍國機要朝廷大體疏

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以奉拓跋氏祭祀。先皇帝雖有批答，只許鄜州節度。緣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所有詔命不行。今陛下嗣統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已而爲人也。臣又見開寶中設官至少，何以驗之？臣本魯人，占

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只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員，今司門員外郎孫賁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一事矣。自後始有團練推官一員，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陳廷山、通判閻暉、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柳宣、兵馬監押沈繼明、監酒稅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昔時也。一州旣爾，天下可知。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已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

亦不可盡也。方今可爲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宰相。王涯始建稅茶之法。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東師以濟。今則錢數百萬矣。民何以堪之。自唐初。終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矣。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重以周高祖之後。外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皇帝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如臣者。容易中一人爾。臣愚以

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泚。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來五品已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太祖已來。始令後殿引見。因爲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倖。或以哀鳴泣涕。便獲起資。或以捷給山呼。便陞京秩。遂使長定格。直同長物。吏部官只若備員。既無耻格之風。漸多闡葺之吏。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勅注擬。自秦已來。以彊兵定天下。故戰士不服。農業矣。是四民之外。又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一民而爲五也。所以農益困。然而執干戈衛社稷。理
不可去也。但使帝王之道。不得與三代同風。漢明之
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脩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
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民而爲六也。故魏晉而
下。治道不及于兩漢。憲宗嘗命均銓品庶官。均奏曰。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長官。自擇僚屬。
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以陛下之明。擇數十人。諸司
長官。常恐不逮。若更令臣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
時識者以均爲知言。伏望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
既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自取僚屬。

則垂衣而治矣。

王禹偁應
詔言事

今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不限內
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此豈堯舜黜陟幽明之意
耶。假如庶僚中有一賢於衆者。理一郡縣。領一務局。
思與利去害而有爲也。衆皆指爲生事。必嫉之。沮之。
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肖者素食尸祿。
安然而莫有爲也。雖愚暗鄙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
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爲陛下興公家
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故在
京官司有一員闕。則爭奪者數人。其外任京朝官。則

有私居待闕動踰歲時往往到職之初便該磨勘一
無勤效例蒙遷改此則人人因循不復奮勵之由也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地臣僚有大功大善則特加
爵命無大功大善更不非時進秩其理狀循常而出
者祇守本官不得更帶美職應京朝官在臺省館閣
職任及在審刑大理寺開封府兩赤縣國子監諸王
府并因保舉及選差監在京重難庫務者並須在任
三周年卽與磨勘若因陳乞並於中書審官院願在
京差遣者與保舉選差不同並須勾當通計及五周
年方得磨勘如此則權勢子弟肯就外任各知艱難

亦有俊明之人因此樹立可以進用臣聞先王賞延
于世諸侯有世子襲國公卿以德而任有襲爵者春
秋譏之及漢之公卿有封爵而歿立一子爲後者未
聞餘子皆有爵命其次寵待大臣賜一子官者有之
未聞每一歲有自薦其子弟者祖宗之朝亦不過此
自真宗皇帝以太平之樂與臣下共慶恩意漸廣大
兩省至知雜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聖節各奏子克
京官少卿監奏一子克試銜在正郎帶職員外郎并
諸路提點刑獄以上差遣者每遇南郊奏一子克齋
郎其大兩省等官旣奏得子克京官明異於庶僚大

示區別復更每歲奏薦積成冗官假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者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陞朝此濫進之極也今百姓貧困冗官至多授任既輕政事不舉俸祿既廣刻剝不暇審官院常患克塞無闕可補臣請特降詔書今後兩府并兩省官等遇大禮許奏一子克京官如奏弟姪骨肉卽與試銜外每年聖節更不得陳乞如別有勤勞著聞中外非時賜一子官者繫自聖恩其轉運使及邊任文臣初除授後合奏得子弟身事者並候到任二年無闕方許陳乞如二年內非次移改者卽許通計三年陳

乞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以上並同兩省遇大禮各奏薦子孫其正卿帶館職員外郎并省府權判官外任提點刑獄以上遇大禮合該奏薦子孫者須是在任及二周年方得陳乞已上有該說不盡者委有司比類聞奏如此則內外朝臣各務久於其職不爲苟且之政兼抑躁動之心亦免子弟克塞銓曹與孤寒爭路輕忽郡縣使生民受弊其武臣入邊上差遣并大禮合奏薦子弟者乞下樞密院詳定比類聞奏又國家開文館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府覽羣書以待顧問以養器業爲大用之備今乃登進士高等

者一任纔罷不以能否例得召試而補之兩府兩省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輒自陳乞館閣職事者亦得進補太宗皇帝建崇文院秘閣自書碑文重天下賢才也陛下當思祖宗之意不宜甚輕之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等者一任迴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等中第一第一二等者卽賜召試試又優等卽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書一時劾彈并陳院論奏如館閣闕人卽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進名同舉并兩制列署表

章仍上殿稱薦以克其職如此則館閣職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卿大夫之職廢旣久矣今諸道學校如得明師尚可教人六經傳治國治人之道而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士皆捨大方而移小道雖濟濟盈庭求有才識之士十無一二况天下危困之日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庶可救其不逮又外郡解發進士諸色人本鄉舉里選之式必先考其履行然後取以藝業今乃不求履行惟以詞藻墨義取之加用封彌不見姓字實非鄉里舉選之本

意也。又南省考試舉人一場試詩賦，一場試策，人皆
精意盡其所長，復考較日久，實少舛謬。及御試之日，
詩賦文論，其爲一場，旣聲病所拘，意思不遠，或音韻
中一字有差，雖平生苦辛，卽時擯逐，如音韻不失，雖
末學淺近，俯拾科級，旣舉之處，不考履行，又御試之
日，更拘聲病，以此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
明君在上，固當使人以行業而進，而多言命運者，是
善惡不辨，而歸諸天地，豈國家之美事哉。皇朝之初，
承五代亂離之後，民庶凋弊，時物至賤，暨諸國收復，
天下郡縣之官，少人除補，至有經五七年不替罷者。

或纔罷去，便入見闕，當初價至賤之時，俸祿下輟，士
人之家，無不自定，咸平已後，民庶漸繁，時物遂貴，入
仕門多，得官者衆，至有得替守選一二年，又授官待
闕一二年者，在天下物貴之後，而俸祿不繼，士人之
家，鮮不窮窘，能守節者，始可制姦賊之吏，鎮豪猾之
人，法乃不私，民則無枉。近日屢有臣僚乞罷職田，以
其有不均之謗，有侵民之害，臣謂職田本欲養賢，緣
而侵民者有矣，比之衣食不足，壞其名節，不能奉法，
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衆怨思亂，而天下受弊，豈止職
田之害耶。又自古常患百官重內而輕外，唐外官月

俸尤更豐足。簿尉俸錢尚二十貫。今窘於財用。未暇增復。臣請兩地同議。外官職田有不均者。均之。有未給者。給之。使其衣食得足。婚嫁喪葬之禮不廢。然後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且使英俊之流。樂於爲郡。爲邑之任。則百姓受賜。又將來升擢多。得曾經郡縣之人。深悉民隱。亦致化之本也。臣知蘇州。自檢點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兩浙未歸朝廷。蘇州有營田。

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堤。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農政不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貫文。省比於常時。其貴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京東西路。有卑濕積潦之地。旱年國家特令開決。之後水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已湮塞。復將爲患。臣請每歲之秋。降勅下諸路轉運司令。轄下州軍吏民。各言農桑之間。可興之利。可去之害。或令開河。

渠或築堤堰陂塘之類並委本州運選官計定工料每歲於二月間興役半月而罷仍具功績聞奏如此不踰數年之間農利大興下少饑歲上無貴糴則東南歲糴輦運之費大可減省唐初京師置十六將軍官屬亦六軍之義也諸道則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每歲三時耕稼一時習武自正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戎臣軍伍無一逆亂至開元末遂罷府兵唐衰兵伍皆市井之徒驕蹇凶逆我祖宗以來罷諸侯權聚兵京師衣糧賞賜豐足經八十年矣雖已困生靈虛府庫而難於改作者所以重京師也

今西北強梗邊備未徹京師衛兵多遠戍或有倉卒輦輟無備此大可憂也遠戍者防邊陲之患或緩急抽還則外禦不嚴戎狄追奔便可直趨關輔新招者聚市井之輩而輕囂易動或財力一屈請給不克則必散爲羣盜臣請密委兩地以京畿見在軍馬同議有無闕數如六軍未整須議置兵則請約唐之法先於畿內并近輔州府召募強壯之人克京畿衛士得五萬人以助正兵足爲強盛使三時務農大省給贍之費一時教戰自可防虞外患其召募之法并將校次第並先密切定奪聞奏此實強兵節財之要也候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京畿近輔召募衛兵已成次第。然後諸道倣此漸可施行。大赦每降，天下歡呼，一兩月間，錢穀司存督責，如舊桎梏老幼，藉沒家產，使天子及民之意盡成空言。有負聖心損傷和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赦書內宣布恩澤，有所施行，而三司轉運司州縣不切尊稟者，並從違制徒二年。斷情重者當行刺配，應天禧年以前天下欠負，不問有無侵欺盜用，並與除放。違者仰御史臺提點刑獄司常切覺察糾劾，無令壅遏。今觀國家每降宣勅條貫，煩而無信，輕而弗稟，上失其威，下受其弊。蓋由朝廷采百官起請，率爾頒行，既昧

經常，卽時更改。此煩而無信之驗矣。又准行條貫，雖是故違，皆從失坐，全乖律意，致壞大法。此輕而弗稟之甚矣。臣請特降詔書，今後百官起請條貫，令中書樞密看詳會議，必可經久，方得施行。如事干刑名者，更於審刑大理寺局明會法律官員參詳起請之詞，刪去繁冗，裁爲制敕，然後頒行天下，必期遵守。其衝改條貫，並令繳納，免致錯亂。有誤施行。范仲淹答手詔

切以契丹宅大漠，跨遼東，據全燕，數十郡之雄。東服高麗，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垂百餘年，與中原抗衡，日益昌熾。至於典章文物，飲食服玩之盛，盡習漢風。

八 新 類 集 卷 三 十 九
故虜氣愈驕。自以爲昔時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漢之
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處。與中國好尚之異也。
近者復幸朝廷。西方用兵。違約遣使。求割關南之地。
以啟爭端。朝廷愛念生民。爲之隱忍。歲益金幣之數。
且固前盟。而尚邀獻納之奸謀。招納亡命。雖外示臣
節。而內恃兵力。至元昊則好亂逞志。西併甘涼。諸蕃
以拓境土。自度種落強盛。故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
成鼎峙之勢。非如繼遷昔年。跳梁於銀夏之間耳。且
元昊累歲盜邊。官軍屢勦。今乘定川全勝之氣。而遣
人納和。則知其計愈深。而其事可虞也。議者或謂昨

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
元昊罷兵。則必能使元昊舉兵乎。况比來辭禮驕抗。
殊未屈下。北虜之言。旣已無驗。亦恐有合從之策。夾
困中原。朝廷若軫西民之勞。暫求休養。元元且以金
帛啗之。待以不臣之禮。臣恐契丹聞之。謂朝廷事力
已屈。則又遣使移書。過邀尊大之稱。或求朝廷不可
從之事。舉其誓約。然後驅犬羊之衆。直趨大河。復使
元昊舉兵深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而禦
之哉。若委而鄙於藩臣。專事北寇。陛下親御六師。臨
澶淵以待之。卽未知今之將卒。事力與環衛統帥。比

真宗北征時。何如哉。如欲駐蹕北京。以張軍勢。臣恐虜衆由德博渡河。直趨京師。則朝廷根本之地。宗廟宮寢。府庫倉廩。百官六軍。宰家所在。而一無城守之備。陛下可以擁北京之衆。却行而救之乎。夫樞密院本兵之地。今所立多苛碎。纖末之務。中書公事。雖不預聞。恐亦類此。謂宜詔中書樞密院事有例者。著爲法。可擬進者。皆面奏。其餘微瑣。可悉歸有司。使得從容謀議。賜對之際。專論大事。今政府循故事。纔午卽出。欲稍留。則恐疑衆退朝。食罷。忽遽簽書而去。何暇議及疆事哉。謂宜須未正方出。延此一時。以專邊論。

自承平以來。用人以叙遷之法。故遺才甚多。近中書樞密院。求一武臣代郭承祐聚議。累日不能得。謂宜倣祖宗舊制。於文武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自北虜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近慢書之。至騷然莫知所。謂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畧。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則我待之有素也。前歲昊賊陷豐州。掠河外。熟戶殆盡。麟府勢孤絕。宜責本道帥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而克已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民力可寬。而衆心安矣。今帝都

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議興葺。則爲張皇勞民。不若
陰營洛邑。以爲遊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粟。以實
其廩庾。則皇居壯矣。韓琦論時事

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
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
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
成法。苟不襲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
有窮期。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
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
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目非憂公忘私之人。大

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
譬猶膠版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画以
丹青。衣以文綉。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
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

司馬光進
五規狀

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
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
也。至於錢穀之不克。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
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
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

則進無功則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吏緣為姦農商失業數年不必數年後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為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課利今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

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自為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嘗好別遣使者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

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是非爲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猝辦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爲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畧其勢不同故也其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

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旣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

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
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
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
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
職之人亦無所與無所廢。是只使之拱手旁觀偷安
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以未得其體也。夫帝王
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畧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
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
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
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

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
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
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
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
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
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
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
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
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
曩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

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位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

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

相濟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
 延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
 事也應認論
 體要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五

經濟編

治類

風俗

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于俗可
 隨也事周于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
 人不以為民俗而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
 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
 人也皆微于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
 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
 羗氏焚翟嬰兒生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一
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騃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于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濺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

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植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興不可以爲平。古者非不知繁升降繁還之禮也。蹠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諭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于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絕業而無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堊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

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于世。而誹譽萌于朝。夫民有餘。卽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皇之時。或人殖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劉安齊俗訓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拊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

治安策副
水

攻擊奮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圻諸侯。設誦而相飭。設輓而相紹者。爲知天下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胡以行義禮節。爲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爲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爲祭政。行爲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機吁視。而爲天子耳。唯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爲世之基。公唯愛季母妻。公之接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敗多。何傷。欲交吾。

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勢，吾不與。婚姻，非有貴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母罵。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姦，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于此矣。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于壯，則出分家；貧于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慧而慮有德色，母取瓢，椀箕，簞慮立而訊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耻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失之術也。悲夫。

賈誼時變篇

天下有瑰政于此，子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民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現也。今有瑋術于此，奪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

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
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之物而務雕鏤織
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
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
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
民民大貧以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
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經能具天
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
悚迫于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
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

下公得冒主而使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
衣食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被民
民必煖而有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
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
蓄積少矣卽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
毆民而歸之農皆着于本則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
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
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爲知士
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

八編類纂 卷之五 五
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爲起，姦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意速救也。魏瑋篇

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

言夫以韓翟之操爲漢之名宰，然猶不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禽息忠魚所以專名于前，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俗敦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爲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旣往而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進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朱穆崇厚篇

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姦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庸或處，故有朝廷之

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股肱心膂、共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栖于丘園、高節出于衆庶、其次輕爵服、遠耻辱、以全志、最下就列位、唯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汚、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受爵者、皆耻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于主、行雖詭朝而功同于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旣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弘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賢處

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若謂之六蟬、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囚皓于南山、以張良之勲、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于上、俗亦反本于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于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于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尚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功高矣而意未滿、功報

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耻。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于動俗。執政撓于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舍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臣愚以爲古者。夫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

聽終養。則孝莫大于事親矣。吏歷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言此其出言合于國。檢危行彰于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于匹夫行義。不敦。終于皇

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間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返，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晉庾峻上疏

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薄氣寒，風俗樸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自古諸侯風俗大小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濶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

在春秋世最爲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于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聳，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于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于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

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時，唯恐其疏爾。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克之，是猶衣九尺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濶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末平之治，未必優于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神，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

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

宋唐庚懜俗論

總攬

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爲重寶，輕號令不爲親戚，後社稷不爲愛民，枉法律不爲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管仲法法篇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

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版法篇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于重臣，生殺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亾之禍。明法篇

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爲枉法，有爲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

能滯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持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遷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滯之。此五者，不禁于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任法篇

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明；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爲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契，事已增則操其符，符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其言，君以

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
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一
言而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暖乎如時雨百姓利
其澤其行罰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
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罪則姦人易
其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
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韓非王道篇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于賢以劫其君安舉則
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羣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

羣臣之情不效羣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
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
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
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
明不愛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
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于
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
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口而不葬此其故
何也人君以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
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揣而使

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二柄

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爲使雞司夜令狐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妨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用一之道以名爲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者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

貢情謹修所事待命于天毋失其要乃爲聖人聖人之道去智與巧智巧不去難以爲常民人用之其身多殃主上用之其國危亾因天之道反形之理督參鞠之終則有始虛以靜後未嘗用已凡上之患必同其端信而勿同萬民一從道不同于萬物德不同于陰陽衡不同于輕重繩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濕君不同于郡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明君貴獨道之容君臣不同道下以名禱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凡聽之道以其所出反以爲之入故審名以定位明分以辯類聽言之道溶若甚醉脣

乎齒乎吾不爲始乎齒乎脣乎愈惛惛乎彼自誰之
吾因以知之是非輻湊上不與構虛靜無爲道之情
也參伍比物事之形也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
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喜之
則多事惡之則生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上
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爲之上固閉
內扃從室視庭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
者刑因其所爲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
旣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
其常若天若地是謂累解若地若天孰踈孰親能象

天地是謂聖人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
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
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
大惑猾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母富人而貸焉母責
人而逼焉母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于股難
以趨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爲狗主
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羣以試其母爲主而無臣
奚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
法刑狗信虎化爲人復反其真欲爲其國必伐其聚
不伐其聚彼將聚衆欲爲其地必適其賜不適其賜

亂人求益彼求我予假仇人斧假之不可彼將用之
以伐我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載下匿其私用試
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故度量之立王之寶也黨
與之具臣之寶也臣之所不弑其君者黨與不具也
故上失扶寸下得尋常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
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貴之富之備將代
之備危恐殆急置太子禍乃無從起內索出圍必身
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靡之虧靡有量母使民
比周同欺其上虧之若月靡之若熱簡令謹誅必盡
其罰母弛而弓一棲兩雄一棲兩雄其鬪嘖嘖豺狼

在牢其羊不繫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
適從爲人君者數披其木母使木枝扶疎木枝扶疎
將塞公間私門將實公庭將虛主將壅圍數披其木
無使木枝外拒木枝外拒將逼主處數披其木母使
枝大本小枝大本小將不勝春風不勝春風枝將害
心公子既衆宗室憂陰止之之道數披其木母使枝
茂木枝數披黨與乃離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填其洶
淵母使水清揆其懷奪之威主上用之若電若雷

篇

楊權

人主之過在已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

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爲讐而主反制于其所不
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
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
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
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
追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爲威。非假于忠信無以不禁。
三者昏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能
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
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于事者。有
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必索資

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
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于事者。困于患。其進言少。其
還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夫不信者。有罪有功者
必賞。則群臣莫敢飭言。以愖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
不復于後。後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
任下。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
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羣臣。羣臣
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
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
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

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爲之資。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爲事。不通其端。未而以明其欲。有爲之意者。其爲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爲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亾。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非。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

曰。無變古。母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母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母變殷。太公無變周。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母易齊。郭偃母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儒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爰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麻。僮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寅虎受阿。

謗而輒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于亂而容于治故鄭人不能歸

南面篇

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因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毀譽一行而不議且夫主道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

上君盡人之智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藉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藉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幣固也賢者止于質貪饕化于滾姦邪窮于固忍不制則上失小不除則大誅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藉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

八經類纂 卷三十一
課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尊私行以貳主威
行賅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
位而法亂乎官此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
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
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 入經篇

失權

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
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
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故
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解而施于百姓

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

韓非二柄篇

人主有三守三守完則國安身榮三守不完則國危
身殆何謂三守人臣有議當途之失用事之過舉臣
之情人主不心藏而漏之近習能人使人臣之欲有
言者不敢不下適迺習能人之心而乃上以聳人主
然則端言直道之人不得見而忠直日疏愛人不獨
利也待譽而後利之憎人不獨害也待非而後害之
然則人主無威而重在左右矣惡自治之勞憚使群
臣輻輳用事因傳柄移藉使殺生之機奪予之要在
大臣如是者侵此謂三守不完三守不完則劫殺之

徵也。凡劫有三：有明劫，有事劫，有刑劫。人臣有大臣之尊，外操國要，以資羣臣；使外內之事非已，不得行。雖有賢良逆者，必有禍；而順者必有福。然則羣臣莫敢忠主，憂國以爭社稷之利害。人主雖賢，不能獨計，而人臣有不敢忠主，則國爲亡國矣。此謂國無臣。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羣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鬻寵擅權，矯外以勝內，險言禍福得失之形，以阿主之好惡。人主聽之，卑身輕國，以資之事，敗與主分其禍，而功成則臣獨專之。諸用事之人，壹心同辭，以語其美，則主言惡者必不信。

矣。此謂事劫。至于守司囹圄，禁制刑罰，人臣擅之，此謂刑劫。三守不完，則三劫者起；三守完，則三劫者止。三劫止，塞則于矣。三守篇

丁卯年

五

